

流金岁月

余飞

世界上不管从事任何行业，大凡有点成就者，就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否则就只能是一个混字了得，唱戏亦然。

河南梆子戏在罗、春戏被禁后，和其他几个诸如梆子、越调、曲剧、楚剧、汉调等剧种进入漯河，大家在这个水旱码头共同混着日子。日久，生活无着的罗戏、春戏艺人大多融入和自己口音相近的梆子戏班，慢慢逐渐形成了有着自己特色的梆子戏，并自己给起了个名字，叫“本地梆”。

“本地梆”在漯河活跃时间最长、最有影响的戏班有两个，一个是“四街”，一个是“五班”。关于“四街”、“五班”的来历去脉，笔者将有专文详述，这里要说的则是当时的“五班”戏就在郾城成班。漯河当时只是个码头，虽然通了火车并没有车站，但还是归郾城县管，因为县衙门就设在郾城。“五班”和“四街”两个戏班在漯河码头断断续续存在到全国解放，“四街”戏去了临颍，成了后来的临颍县豫剧团，而“五班”戏则留在了漯河，这就有了后来的漯河市豫剧团。不过，不管是“四街”或是“五班”，唱戏的艺人说起他们唱戏，则异口同声承认他们是唱“本地梆”的，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河南梆子已被通称为豫剧，并根据不同的艺术特点划分为四大艺术流派时，所谓的“本地梆”就当仁不让有了个全新的名字，这就是漯河引以为豪的艺术奇葩——“沙河调”。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都需要有包括领军人物、保留剧目、艺术特色等几个要件。当然，艺术的影响范围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沙河调之所以能被业界和广大观众认可为豫剧的四大流派之

郾城逸事

一，所有的要件自然是具备的。除此之外，当时的沙河调老艺人身上的绝活还很多。绝活之所以当得一个“绝”字，自然是那些“角儿”们扬名立万、安身立命且有独到之处的本事，也是他们千辛万苦、千锤百炼出来的真东西。比如说刘法印的一声内叫竟能让满场观众掌声雷动，坊间就留下个“宁看垫窝的光脊梁，不看某某的花衣裳”俗语。尽管这样的俗语对以某某代称的女演员有些不敬，但也说明艺名“垫窝”的刘法印身上确实有观众喜欢的东西。而刘法印，只是沙河调众多演员中的一个。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曹江这个名字的已经不多，但是他和国民党军的一个旅长打赌赢其金表的故事，却在漯河流传甚广。曹江，沙河调著名武生，不但嗓子好，武功更是了得，三四十个一串儿“小翻”下来大气不喘，脸色不变。据传说，一次在郾城演出，驻守当地的一国民党军旅长不相信曹江有老百姓传说中那样好的功夫，就和曹江打赌说：“你能从南城楼上翻下去，我把手上戴的金表和戒指给你！”艺高胆壮的曹江自然不愿受眼前这一介武夫轻视，当即与他击掌约定，次日上午十点钟楼见。

次日，旅长约了郾城当时的县长，一同带着手下官兵召集四方百姓早早聚集在城楼下，说是让大家共同见证曹江到底是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梨园骗子。眼看约定的时间已到，却不见曹江的身影，旅长抬手看了看表，心想：该不是这小子怕丑，不敢来了吧？愈是这样想，愈是想看到曹江当众出丑，就令身边的传令兵去催。就在此时，只听城楼上声一响去的叫板传来：“曹江来也！”随着叫声，只见曹江一身短打飞身跃上城

楼，双手一拱高声叫道：“众位父老乡亲，今天俺曹江和旅长大人在这打下一赌，俺要从这城楼上翻下去，若是死了，俺自认倒霉；如若不死，旅长大人答应把手上戒指、金表输给我，旅长大人，说话可算数？”此时的旅长自不愿当众丢了面子，只好起身宣布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观众见状，齐声叫好的同时再看那两丈多高的城楼，却不禁为曹江捏出一把汗来。然此时却见曹江不慌不忙纵上城墙，面向城里，略一定神后一个后空翻腾空而起，只见他宛如一只紫燕掠下城墙，空中连着又是两个空翻，按现在的说法是整整是七百二十度的大转体，接下来就见他两脚稳稳落地，又轻轻站起。好一个曹江，竟然是大气不喘，从容不迫！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旅长大人乖乖地把戒指、金表奉上，而曹江的手腕上从此就多出一块金表来了。

曹江翻下城楼的故事现在听起来着实惊艳，实际上当时的梨园子弟大多有这样的功夫，只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靠功夫挣得达官贵人的施舍，抑或是搏命去赢回梨园中人的尊严罢了。曹江靠功夫赢得了荣誉和尊重，但这并不算是他的“绝活”，充其量也只是他们那一代演员为了生存而从小练出来的功夫。类似这些，包括那些比一串跟头更难、真正

可以称得上绝活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李顺先生的喷火、嗽牙，特别是嗽牙，几寸长的猪獠牙，一般的能有四颗在口里滚动不失误白就很不易，而如先生能滚六颗者着实不曾多见。据说他的弟子王庆元能嗽出四颗，但“文革”后演样板戏，没有展示的机会，所以见者不多。据说会这项绝技的，现在就只有还活跃在舞台上的张自立先生了。李顺先生生前被誉为“活判官”，原因就是他演判官时能让眼睛瞬间通红，离台口近的观众竟不敢直视。另外，还有贾窝会无遮无挡粉脸随变蜡黄等，但这些绝活均随着这些老艺术家的辞世而失传了。张自立先生前些年表演过他的绝活换髯口，就是他能在台上无折无挡一个转身间把黑髯瞬间换成苍髯。当时我就想，假如京剧有这样的绝活，那在演《文昭关》时，就不需要专门在台上设个档子，以伍子胥一夜之间白了头时还不得在里面把黑髯换成白髯了。可惜先生这手绝活，直到现在还没有个真传弟子，不免让人唏嘘。

当然，沙河调的老艺术家们创造的绝活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是出于各种原因没有流传下来，不知道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哀还是后来的从业者的悲哀，抑或是现代舞台上有了那些光怪陆离的声光电效果，现在的演员就不再需要练就那些所谓的绝活了？



“活”说郾城

主办:中共郾城区委宣传部 郾城区文联

儿女情长

陪伴

岁月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四十岁的我以为：是有人陪伴。

公公今年快九十岁了，公公退休之前是教师，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婆婆是个农村的妇女队长，虽然一辈子很能干，却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公公年轻时应该是个帅小伙子，一米七八的个子，很精神，工作能力也强；而婆婆不到一米六的个子，因长期在农村干活，皮肤很黑。这种种的差距，让婆婆一辈子小着公公的心。

前几年，我老公心疼婆婆年纪大了，就给他们找了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做保姆。三个月后，婆婆对老公说了一堆的理由，非让把老太太辞退了。后来有一天，我和婆婆独处的时候，婆婆开始向我告状，说老太太在公公写毛笔

家有儿女

育儿如开车

穆丹

驾龄五年，每日开车行驶在上下班路上，看车水马龙、人群熙攘，遇加塞占道、路怒车霸，早已能从容应对、波澜不惊。开车时，我常用有趣的思想打发无聊的路途，渐渐地，竟从开车中悟出了些许育儿之道。

育儿如开车，最重要的是配合。手和脚的配合，恰如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孩子的教育。手掌握着方向盘和档位，决定着孩子成长路上每一次前进、转弯或是倒退，当然，有时倒退也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脚掌控着油门和刹车，在平缓坦途轻踩油门，是对孩子默默的支持；崎岖坎坷则要轰油门，提供十足的动力；若是坦途走得太久，难免心生狂妄，父母需用刹车适当地敲打提点孩子，免得放松警惕、自满自负；若发现误入歧途，要毫不犹豫地一脚刹车及时止损，实在不行，还有手刹的悬崖勒马奋力一拽。迢迢长路，阴晴雨雪，只有方向和速度配合默契，才能走出通途大道、锦绣前程。

我注意到，有些司机，他们一路喇叭狂鸣、呼啸驰骋，恨不得开出飞机的速度，在某一时刻，他们超出了许多同行者。往往这种司机，在下一个路口，你会发现他的车和你并肩而立，等待同一个红灯。不同的是，刚刚那段路，你用正常车速行走着、观察着、思考着，路上的景致尽收眼底心间，他用焦虑狂奔着、呼啸着、追赶着，错过了太多的美景。社会有它的规则，生命有它的规律，改不得、催不得。我曾见有些家

心灵漫笔

顽强的丝瓜

华文菲

丝瓜这个名字，总让我觉得柔弱、清秀、缠绵、顽强。几年前，我不知从何处弄来了几粒丝瓜籽，种在阳台上，一抔浅薄的土壤里。从此，这个小院就多了一种生命，多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份陪伴。年复一年。

第一年种下的几株丝瓜，被我用心照顾，从夏天至秋天，一个个丝瓜跳出母体，长的、短的、弯的、直的，粗的、细的，像一串串荡漾在院落里的风铃，没有声音，小院却多了陶渊明修篱种菊的田园气息。盛夏的傍晚，我偶尔选几个鲜嫩的青丝瓜，拿回厨房烧一道可口的菜肴，那清爽的气息扑鼻而来，足能平息夏夜的烦躁。老了的丝瓜，收进厨房，脱去外衣，伴得我清洗着三餐三餐的餐具，我理想、烦躁单调乏味的厨房时光，它却温柔地抚摸着油腻，擦拭着污垢，把每个黏糊糊的日子打理得如自己的身体般洁净柔软。

以后的每个春天，一场春雨过后，阳台上清薄的土壤里，总会露出几株嫩绿的芽苗，没人在意，没人给予特殊照顾，但她悄无声息的在这个小世界里尽最大的努力践行自己的使命。不几日，便顺着墙根的盆盆罐罐爬到半墙腰，它苗条清瘦的藤蔓，淡淡的绿叶，弯曲的触角，往高处攀爬的毅力，让我刮目相看。她仰望着空中的云儿，友好地和鸟儿打着招呼，与微风缠绵的呢喃，外柔内刚的性格，让我对她产生了丝丝缕缕的爱和赞叹。闲暇之余，便坐在她的身旁观察或思考，观察她的举手投足和生命中的坚强。思考命运和人生，看似强大实则脆弱敏感的人类，总是善于把精

字的时候尽往公公跟前凑了，又说老太太切西瓜只给公公拿，不给她拿了，又说老太太老是往公公房间跑了等。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婆婆是吃醋了。

三年过去了，到现在婆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料理他们两人的日常。每次看到婆婆拄着拐杖做饭的时候，我都心生感动。我明白，婆婆是提着劲儿在照顾她的男人，只要她男人活着，她就有劲头、有动力地活着，她要用一生无微不至的照顾来诠释她的爱和陪伴。

我前年做了个手术，是除了生孩子之外的平生第一次手术，当我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看到老公和孩子的姑姑在外边等着我，当时麻醉的劲劲还没有过，我有点恍惚，仿佛恍如隔世，可能是因为手术室太冷，老公握着我的手时，我才感觉有一点气息。我的泪水无言地流着，就在医院那一夜，我才真切地感觉到人一生有一个爱人的陪伴是多么的重要。那一晚，我吐了一晚，老公一夜未睡，一会拉着我的手，一会把我的脚放到怀里暖一会儿，那一晚，我就想，余生，我一定要好好地陪着老公和孩子走下去。

一生说短也短，一睁眼一闭眼的，说漫长也漫长，日子比树叶还稠，金钱，物质，都是过眼云烟。到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眷恋的肯定不是这些，而是那些陪伴自己的爱人和亲人。

长，为了使孩子一马当先、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让年龄尚幼的孩子过早承担着本不属于他的课业负担。父母像心急如焚的司机，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孩子。当他们一路领先到达人生的某个节点，却不得不面对生命的红灯一视同仁的等待。识文断字、加加减减，这些必要的知识，孩子总会在合适的时间学到，也总能学会。而逝去的童年，本该属于玩闹和幻想的童年，却再也回不去了。古有掘齿助长、仲文握骨，而今，“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造成了多少焦虑的父母和无奈的孩子。究竟什么是孩子的“起跑线”？我想，它并非在接受学校教育前就能博古通今、出口成章，真正的起跑线，是孩子的父母。在孩子父母的眼界、学识和格局里，藏着孩子的未来。真正的领先，也不在于一时的争抢，而是漫漫长路中不断超越自我的恒久较量。

育儿如开车，都攸关人命、责任重大，容不得丝毫马虎懈怠。司机的一次疏忽大意，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孩子教育的失败，则湮没了一个家庭的希望。汽车尚有保险，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育儿却没有人埋单，因果得偿，全靠自己承受。谨慎驾驶的司机正如科学合理育儿的父母，能平安快捷到达既定的目标。什么时候育儿能像开车一样，先考取执照，才能获得教育子女的资格，这样就少了许多因父母无知而被剥夺童年、埋没天赋的孩子，多了自由自在、快乐成长的少年。这样，该多好。

力耗费在对名利的纠结与悲伤中。而丝瓜，看似有着纠缠的脾气，然而，却蕴含永不言败的性格。

因居住高楼层的缘故，运送土壤实属困难，没有谁愿意为我的花花草草花费过多的力气。所以，土对这个小院来说却是稀缺之物。由于土壤的稀薄，每年的酷暑，一不小心，都会导致一部分花草因缺水而枯渴，就连生命力最旺盛的丝瓜，也因暴晒缺水而半路夭折。阳台上，一抔薄土，我种过多种作物，由于我的懒散和土壤的贫瘠，它们大都死于非命。唯独丝瓜，让我心疼的丝瓜，让我内疚的丝瓜，让我惊讶的丝瓜，在毒辣辣的太阳下，几度枯黄，几度复活，每次发现它奄奄一息地耷拉着头，身体软绵绵的，我就又恼又恨，又愧疚又担心，慌忙端来一盆水急救。

淡绿清瘦的藤蔓，让人爱怜，却有着惊人的毅力，一丝都不懈怠。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她已出落得飘逸洒脱，清新秀丽，在艰难中终于站在了我家最高境地，俯视着外面的世界，那高兴劲别提了。

在炎热的夏季，因为水分的缺失，虽然保住了小命，但身体终究是受亏的，今年只孕育出三个瓜仔，母亲身体瘦弱，孩子的身板却很粗壮，老太太二比较老气，老三气宇轩昂。无论他们面貌也好，淘气也罢，岁月的磨砺是经得起的，坚强的意志力毋庸置疑。看，在日晒雨淋的岁月里，丝瓜成熟了，脸上刻画出了岁月的轮廓。柔弱清秀的母亲也已年迈，一头青丝变得憔悴起来，脱去淡绿的衣裙换上一袭黄袍，耗尽心力一丝精力，把孩子高高托举，完成自己的使命。

别样情怀

贾鹤

随着手机、电脑、智能手机的应用，传统的写信方式已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现代通讯方式在带来便捷的同时，却也少了传统的含蓄韵味。

犹记初中离家求学时，每月才能回家一次，那时便有了给爸妈写信的念头。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开始写信也是宣告长大的一种方式。第一次给爸妈写信，写好后小心翼翼地叠整齐放进信封，工工整整地写上爸爸单位的地址，仔细地贴好邮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做什么仿佛多了层期待。时隔多年，现在都忘了那封信里都写了什么，但仍记得接到妈妈回信时、展开读完时掉下的眼泪。妈妈在回信中说，她和爸爸去买苹果，然后他们感，孩子长大了懂事。那样的深切惦念、殷殷叮咛隔着薄薄的信纸，轻易就击中了一个善感孩子敏感多情的心。多少年之后，我仍能想象得到当时妈妈伏案给我写回信的情景，猜想他们在读到我信的时候，也一定泪湿眼眶。

多少浓情厚谊通过笔端纸墨一点一滴表达传递，写信时的沉思凝神、洋洋洒洒，收信时的心如撞鹿、喜不自胜，读信时的悠闲自得，眉目含笑，也许这就是信笺的魅力，是现在这些手机短信、电子邮件远远无法比

拟的。

初三复读那年，我到一所陌生的乡中就学。远离了熟悉的好友，面对疏离的环境，郁闷孤独之感顿生。那所乡中以管理严苛闻名全县，学生们按部就班，每天做不完的习题，每周一次模拟考试，压抑沉闷的复读生活之外，收到好友来信成了生活中的唯一亮色。要好的朋友在原来的学校复课，相隔几十里，写信收信成了我们学习之余有限的娱乐和最大精神慰藉，每次接到好友的来信，都不忍一口气读完，好像要把读信的喜悦拉长一点，再拉长一点。现在想来好笑，十四五岁的年纪，哪有那么多人生感悟，偏偏每封信都能写满几页稿纸。现在读来，很多都是无病呻吟的抱怨和青春期的迷茫。但就在那一封封往来信件里，见证了我与好友不离不弃的友谊，还有我们永不回来的青春纪念。

一直觉得，如果信笺也有灵魂，她一定是个婉约的女子，承载着最丰富的情感。古人有词云：情到深处，红笺为无色。想象这样的信笺寄到某个人手中，会让看信的人何等心痒神驰，神醉魂销？古往今来，书信一直是承载思念、遥寄牵挂的最好媒介。我庆幸，我情窦初开的时候，信息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分隔两地的相恋也因为那一封封“云中鸿雁”变得浪漫唯美起来。大学时候，

男友在外省上学，每次打电话都觉得话短情长，意犹未尽，开始迷上写信。几乎每周一封。对着信纸倾诉思念，那些面对他羞于启齿的情话却在笔端挥洒自如，仿佛在水里加糖，尤嫌不够甜似的。用男友的话说，最喜欢收到我的信，像读一封封优美的散文。虽然他的话有夸张成分，但每次听到他这么说，心还是会飘飘然窃喜。那时候小女生心思，每次会在信封的右下角画一个开根号的符号，里面再画一个心形，寓意开心。有时候会写上一串数字584131421，谐音为我发誓一生一世爱你。犹记有次给他的信封里又套上了一个小信封，信封上的寄信地址别出心裁的写上：天涯海角市想念街盼望路520号。也许恋爱中的人都是一个傻瓜，这些甜蜜的小花招和那些流淌着浓情蜜意的信件成了维护我们异地恋最好的纽带。在男友成为老公后，很多次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多次初恋恋情无疾而终，而我们却能修成正果？每次老公都笑着说，那是因为你学会写信啊。虽然这离我想听的答案相去甚远，但久而久之，我也安然自得了，有缘和一个人从青春相伴，走过人生四季，本来就是天赐的缘分，又何必求全责备，纠结于细枝末节呢？

毕业后融入社会，匆匆已是十三年，期间结婚生子，日子过得水波不

惊。被生活的泥石流挟裹着向前，心仿佛也越来越钝，很多感情的表达已懒得说出口，只有在面对家中娇儿的时候，一颗心会毫无来由的柔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每隔一段都会记录下她的成长片段，也曾想在她每年生日时给她写一封信，在她懂事以后把这些文字，又神气活现地浮现在眼前。我拿回去念给孩子听：

宝宝一岁八个月了，时有惊喜，看着她我觉得整个心都是暖的。她会吃不吃的东西塞进我嘴里，会淘气地把水倒在桌子上。我给她倒水喝，她趁我不注意把水倒床上，还嚷嚷：妈妈，尿湿了……听我念她的顽劣事迹，六岁的孩子笑得咯咯咯，还边重复边表演：妈妈，我尿湿了……看着她乐得前俯后仰，我也笑倒在沙发上。那一刻，我的幸福是如此具体。

斗转星移，时光不再，那一沓沓信件是过往的最好见证。而今，当我抚着这一叠厚厚的信件，那些随风而逝的往事仿佛淬炼过的珍宝，被牢牢握在掌心。也正是这些平淡或温情的文字，让我人生的各个时期都充满了色彩。而文字后面的亲情、友情、爱情，则是我生命的全部。

岁月凝香

安小悠

我住在沙南近七年了。据说，人体细胞每七年便完成一次更新。我不知真假，但这七年，我所住的区域却是更新变化了许多。

七年前我刚搬到牛行街的时候，小区门前的行道树没有现在粗，树冠在空中还未相连，午后的阳光洒下来，道路两边树影婆娑，中央却是一道光河。作为市区主干道，私家车很多，但公交车却不多，好在白天开通的109路、111路刚好从北门经过。漯河是个小城，市区常住人口也就几十万，不到周末或节假日，或遭遇恶劣天气，公交车很少满员，大多时候显得空空荡荡。我坐公交车的大多数时间，偶尔乘坐，竟享“专车”优待，偌大的车厢只有我一个乘客。

早上起床，我要匆匆洗漱，叫孩子起床，为他洗漱，然后送他去上学。为了节约时间，所有东西都是前一天晚上备好。建设路上的大兵包子铺，门前总是排起长队，卖包子的阿姨躲在包子的腾腾热气里，我每天经过，却至今未看清过她的脸，因为时间仓促，我送完孩子就要立刻赶到单位。否则，就很有可能因为等一个包子而迟到。

学校门前那条路，路面坑坑洼洼，雨天一不小心就会被行驶的车辆

溅一身泥水。那段路总共也不过500米，去年从中间辟开，开始修东侧，至今已过大半年，工程却毫无进展，前一段更是在围挡上安装了喷水器，据说也是为了降温，雨雾喷洒下来，地面湿嗒嗒的格外难走。我非常不喜欢这段路，每每骑着电动车走过，翘翘蹦蹦恍如浪头行舟。

但越过那段路，瞬间是“柳暗花明”的一段，一来路面比较平整，二来楼群老旧，在晨光里旁逸出岁月的苍凉和人间烟火的温暖，二来道路两边是垂柳，树姿婀娜，春天垂下枝条，什么也不言语就是满分。柳树背后的店铺售卖的多是花鸟虫鱼，行人虽多，但大家都不慌不忙，许是为了多嗅一缕花香，或者多闻几声鸟鸣，再不济多看一眼迎风飘逸的柳枝，总之，大家都想在此多浪费些时光，不知不觉我也会放慢车速。

下一个路口，太阳光会强烈些，仿佛就此提醒我时光的宝贵，我不得不加紧速度往单位赶，沿途再有什么风景也无心再看，眼中只有道路，耳中只剩风声呼啸着……

我的卧室有一面很大的落地窗，有很多夜晚，素白的月光从落地窗照进来，大半个房间都被铺满了。除非是冬天，我会盖上毯子，其他时间都是将月光裹在身上，尤其在早春和

深秋的夜晚，月光寒凉，触碰着我的神经，我常感觉有莫名的孤独在血液里游走。

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生命是一张弓，那弓弦是梦想。”我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大学毕业时，还曾热血沸腾。这几年，从懵懂无知至为人妻、为人母，虽未给社会增添负累，也谈不上什么贡献。每每想到此，周身便徒增一圈厚重的寂寥和荒凉，将我压抑得无法呼吸。

七年前我辗转从天津回到漯河，泰山路上的广玉兰还只有胳膊粗细，如今却有碗口粗了，无数个日夜都沉在那一圈圈年轮里了。河上街头只是一片荒地，中有野树横生，栖着些许无家可归的鸟，树下杂草丛生，春生秋枯。灰白色的茅草，在深秋的天空将荒草描深一痕。现在，汉唐楼宇拔地而起，夜晚霓虹亮起，犹如置身光怪陆离的星海，时空叠加，仿佛前世今生。

此刻我走在这条路上，与学生擦肩而过。校门口一侧的蔷薇开得正盛，在风中摇曳着晃着，是一张张青春的脸庞。看着看着，我会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朦胧。也是这样一个时节，刚下过雨，西西从南阳来看我，我推着自行车，他跟着我，我的白布鞋上沾了泥巴，他俯身为我擦拭，那时我是多么欢喜，是一定要跟他过一辈子

的。可一辈子太长了，七年时光尚能物转星移，更何况是两个少年，稍微不留心，便会走散。

暮色深沉，星月掌灯，走在路上，风毫不客气地捡拾光影的碎片。从小区西门出去，横穿泰山路，往南走十余步拐弯，穿过一条狭窄的小路便能直达河堤。很多个夜晚我沿着河堤，欲观“一缕风月，踏碎琼瑶”的月华流水，身边人来人往，有锻炼的老人，有玩耍的孩子，还有一些年轻人，有时也能遇见穿着衣服的宠物，它们被主人牵着，温顺乖巧，偶尔也会欢快地奔跑，干净的毛发便随着身体的运动流淌在风里。

河岸上有几棵古老的杨树，从树荫深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将我纠缠中暂时剥离。我在树洞里藏了经年的秘密，鸟和树都知道。收拾好糟糕的心绪，河流无言，如母亲呵护孩子般，收容了我所有的悲愁。把明天看成一纸空白，我要拿起心中的画笔，一笔笔画出我理想的风景，然后努力去实现它。或许这其中会遇到许多波折甚至磨难，没关系，我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有人说，这世间并无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愿我肩膀辽阔，也能为我爱之人前行负重，住在沙南，为他们撑起一片岁月静好。